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玄奘同行——央视记者重走玄奘路/张讴著.

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4.8

ISBN 7-80130-710-0

I. 与… II. 张… III. 游记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3263 号

出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 (010) 6513.3603 (发行部) 6524.4792 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uanjiebs.com>

E-mail:unitypub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开本: 890×1240 1/16

印张: 12

字数: 200 千字

印数: 13000 册

版次: 2004 年 8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4 年 8 月 (北京) 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130-710-0/I·38

定价: 48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与 玄奘 同行

同行

央视记者重走玄奘路

张馥著

西游文化苦旅

历史千年一探

团结出版社



佛

2003 央视记者重走取经路 与玄奘同行探索古老文明



为了探求佛法真理，玄奘能以卑微姿态藐视大唐的出国禁令。公元629年，他不太风光地偷渡出境；公元645年他携带657部“真经”十分风光地返抵长安。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不仅记述了玄奘亲历的110国和得自传闻的28城邦，也是玄奘孤独心灵俯瞰尘世的记录。这部文化游记多次激发起我考察玄奘之路的冲动。

1991年初，机缘巧合，我终于有机会踏上了这条神圣之路——虽说是用镜头记录中亚不同时代的文化历史层面，但其间毕竟夹杂着一串从唐朝走出来的脚印。在采访拍摄中，经常与玄奘处于同一空间，虽然相隔了1300多年，却经常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，让我分不清历史与现实。天色苍茫，我必须赶路了……

——中央电视台驻印度首席记者 张诩

ISBN 7-80130-710-0



9 787801 307101 >

ISBN 7-80130-710-0 / 1·38

定价：4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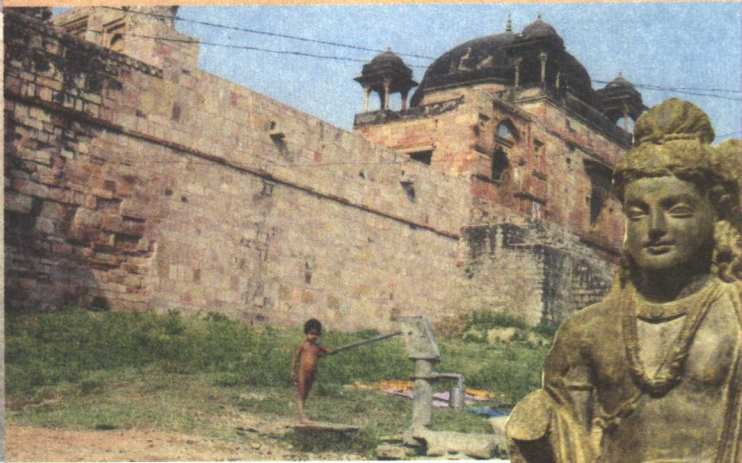
张迅 / 著

与
玄奘
同行

央视记者重走玄奘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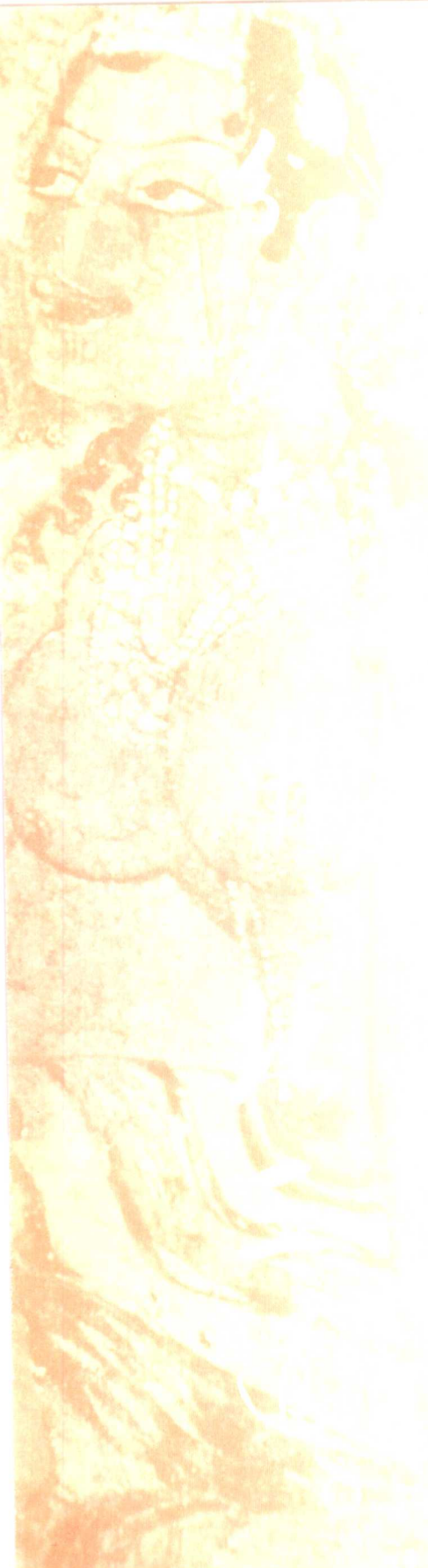
团结出版社

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不仅记述了玄奘亲历的110国和得自传闻的28城邦，也是玄奘孤独心灵俯瞰尘世的记录。





天 色 苍 茫 ， 我 必 须 赶 路 了



卷之三
沈氏志
出心
經

与玄奘同行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9 | 缘起 |
| 10 | 踏上草原丝路古道 |
| 14 | 寺庙和商旅客栈是一回事 |
| 19 | 航拍帕米尔高原 |
| 22 | 布哈拉与撒马尔罕 |
| 28 | 咸海是中亚环境恶化的缩影 |
| 32 | 十字路口上的中亚 |
| 38 | 佛教故里香火稀 |
| 42 | 圣城瓦伦纳西没有古迹 |
| 46 | 佛陀的家乡——迦毗罗卫 |
| 52 | 蓝毗尼的现实与传说 |
| 58 | 朝圣路上见闻记 |
| 64 | 在菩提伽耶恍然大悟 |
| 70 | 大菩提树生病了 |
| 74 | 法轮初转鹿野苑 |
| 78 | 舍卫城里的佛影 |
| 92 | 吠舍离——佛陀的最后背影 |
| 100 | 寻找七叶窟 |
| 106 | 涅槃之地的疑问 |
| 110 | 曲女城之辩 |
| 116 | 那烂陀寺——西天取经之地 |
| 122 | 清净的憍赏弥 |
| 126 | 我所见到的佛舍利 |
| 130 | 叩拜阿旃陀 |
| 138 | 理解犍陀罗艺术的最佳位置 |
| 142 | 白沙瓦目击阿富汗文物走私 |
| 148 | 走进喀布尔 |
| 152 | 在新世纪目睹大佛的毁灭 |
| 156 | 探访少林功夫的源头 |
| 166 | 香料大国揭密 |
| 172 | 西海岸有座中国城 |
| 180 | 印度人眼里的佛教 |

缘起

与玄奘同行

为了探求佛法真理，玄奘只能以卑微姿态来藐视大唐的出国禁令。公元629年，他不太风光地偷渡出境后，开始了『乘危远迈，策杖孤征』的求法历程。历时17年抵达印度那烂陀寺，刻苦研修5年，在曲女城法会上获得了佛教的最高称号『大乘天』和『解脱天』，然后于公元645年携带657部『真经』十分风光地返抵长安。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不仅记述了玄奘亲历的110国和得自传闻的88城邦，也是玄奘孤独心灵俯瞰尘世的记录。这部文化游记多次激发起我考察玄奘之路的冲动，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。

1991年初，我接到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拍摄草原丝绸之路的任务。虽说是用镜头记录中亚不同时代的文化历史层面，这里面毕竟夹杂着一串从唐朝走出来的脚印。在以后的采访拍摄中，经常与玄奘处于同一空间，虽然相隔了1300多年，却经常涌起一种莫名的激动，让我分不清历史与现实。天色苍茫，我必须赶路了。



陆上丝绸之路从西安（长安）出发，
经渭河入陇，过河西走廊到达敦
煌，然后由阳关、玉门关、哈密分
为南、中、北三道。

踏上草原丝路古道

古代丝绸之路分为陆上和海上两部分。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远远超过了海上丝绸之路。这条商业动脉不仅沟通了人类文化核心区的汉帝国、贵霜帝国、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，也把罗马的景教、印度的佛教、阿拉伯的伊斯兰教、波斯的摩尼教和拜火教做了一次最彻底的文化联结。当时交通工具以骆驼和马匹为主，往返一次需要两年以上。陆上丝绸之路从西安（长安）出发，经渭河入陇，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，然后由阳关、玉门关、哈密分为南、中、北三道。当时输出货物最多的是中原丝绸，这些商道后来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，最初含义为汉代中国至中亚两河流域（阿姆河与锡尔河），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通路线。由于“丝绸之路”形象生动地概括出中西交通本质，此后泛指古代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之路。

历史学家根据地理特征，把帕米尔高原以东的线路称为沙漠丝绸之路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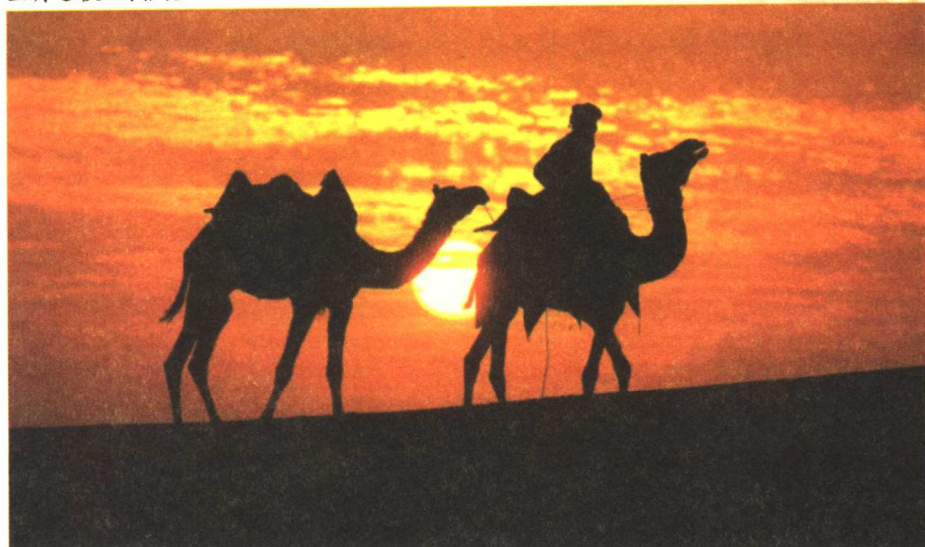


以西的称为草原丝绸之路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次要考察的就是后者。1991年4月19日，我们在莫斯科与各国考古学者聚齐，一起飞往土库曼斯坦首府阿什哈巴德，然后以文化遗址和历史名城为考察重点，将在中亚走出三个“之”字型的考察线路，这也涵盖了玄奘行走的路线。

尽管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，中亚的地貌特征还是以绿洲为主。远处高山上是白雪，白雪下面是绿树，从绿色深出涌出来的是黄沙，被绿洲磕绊住，蹦跳翘起几个黄色块，最后被拖成黄绿相间的条带。坐落在这黄绿夹缝中的阿什哈巴德曾是安息帝国的一部分。这里出土了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大量器物。塔状的庙宇遗址中有阿芙罗狄蒂像等希腊文化雕塑，以及拜火教日历和石刻。靠近里海的三个商队客栈遗址表明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易点。当初的繁荣岁月已经化为断垣残壁，但仍旧以千年遗迹的姿态继续参与人类历史。

出了阿什哈巴德，行驶在了丝路古道上。每当遇到玄奘描述过的风土地貌后，心里都有一种亲切。公元300年，丝绸之路已经开始衰落，到了公元7世纪初，已经气若游丝，玄奘这时候出现在了惨淡的丝路上。以沙漠的眼光看待这位行色匆匆的身影，真是渺小如草芥。远处的蒸腾热气在光线作用下如同一块皱巴巴的塑料，悬垂在荒日里，人影成了沾在上面小泥点。玄奘一边行走，一边考察沿途城邦、寺庙以及地理环境。他的记录一次次校正着后人的行走路线。当看到裸露在沙土中的破碎尸骨时，我禁不住想，不知道有多少前辈在这条路上孤独跋涉过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走到了目的地，多少人在半路上饥饿病死。“途路弥漫，疆境难测，望大山，寻遗骨，以知所指，

丝绸之路上的骆驼





玄奘在江布尔城（哈萨克斯坦境内）以南10余里的小孤城里，见到了中国人。

帕米尔高原

以记经途。”这正是玄奘艰难行走和观察记录的真实写照。玄奘走过的路有些已淹没在草丛沙漠中，有些拓宽为我们正在行进的大道。时间隔得愈久，玄奘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就愈宝贵。在行进中想着玄奘，会让自己不知不觉地进入历史，并对脚下的丝路古道充满着敬意。

文化交融很多是在无意识当中完成的。纤细的蚕丝拉近了不同文明。当初谁也不曾想到蚕丝蕴涵着如此巨大的能量。无人晓得哪一支商队最先把丝绸带到了西域，也就无人说清楚丝绸之路出现的时间。当一支古老商队出现在沙丘中的时候，这就意味着人类分离和孤立的终结。我们可以简单勾画出这条丝绸之路的图谱。西域的沙漠中有无数绿洲，如同从天外抛下的绿色包裹，里面生活着不少寄居者，并且繁衍着后代。到了公元前138年张骞“凿空”西域时，这些绿洲已经很成气候。人口增长导致了绿洲内水源和耕地的失衡。为了自身的生活，绿洲人不得不走出这些绿色包裹。他们在沙漠中寻寻觅觅，终于走进了农业文明圈，并从那里的贸易活动中发现了商机，于是

也加入其中。他们用蚂蚁啃骨头的劲头，把这种贸易一直延续到了地中海一带。随着贸易往来，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由古印度传向中国。中国曹魏时期的朱士行，东晋时期的法显等也先后西行求佛。这些探求者们经历了沙漠的飞沙走石和冰雪风暴，还要忍耐着无尽的孤独与寂寞。他们的宗教旅行也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一些僧人详细记载了沿途所见所闻，尤其是古印度的各方面情况，为今天的人们研究西域及古印度提供了宝贵资料。

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对亚洲人文地理进行了精确划分，象主之国为印度、人主之国为中国、马主之国为北方的游牧民族、宝主之国为西域的绿洲国家，主要从事运输贸易。当时的中国主要从事产品制造和出口。商业运输任务主要由绿洲国家承担。西域出产的良马和骆驼也保证了商队的运输能力。从中国长安到达安息国（今伊朗一带）需要200多天的行程，一般商队并不是从头走到尾，而是往返于两个贸易站或城市之间，这也使不少绿洲变成了贸易中心，甚至发展成了商业国。从众多的运输线路来看，当时的商旅驼队也分为不同的帮派。

我们随便进入了一个绿洲，想看一看古代商队后代们的生活。长者用面包和盐来欢迎我们的到来，这是丝绸之路的遗风。他们在这里过着安静、淳朴的生活。屋子是用土坯垒起来的，梁椽也是就地取材。渠中流淌着清澈甘冽的泉水，远比电视广告中的画面更诱人。周围沙漠限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，这些人基本上还保持着一百年前的生活习惯。他们拿出了最好的食品招待我们，每个人可以得到两片黄瓜、三片西红柿，和一碗羊肉汤泡馍。馍可以随便吃，把馍泡在水里，再撒些盐，也可以吃饱。这里的一位长者告诉我，他的先祖主要从事长途贩运。从中国哈密走到这里时，传说另一个绿洲里出现了瘟疫，他们没敢往前走，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。

在行走途中，我们经常看到黄皮肤、单眼皮的人，应该属于蒙古利亚人种。我们互相打量一番，但又难以交流。玄奘在江布尔城（哈萨克斯坦境内）以南10余里的小孤城里，见到了中国人。他们被突厥人俘获后，换上了当地的服装，但是言辞仪规仍然保留着中国人的特征。眼前这些人就是当年中国人的后裔吗？除了人种特征外，他们已经与当地入无异。我匆匆走过去了，留下很多遗憾，眼见德国人、日本人、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中亚进行考古发掘，但愿我们的考古学者也能加入其中，那里毕竟有我们汉代和唐代的痕迹。



玄奘行走在戈壁深处，热风卷地，沙土漫天，常有人马遗骨。玄奘喝水时不慎把皮囊里的水全部洒掉了，他依然坚持行走，四五天内滴水未进，最后昏倒在沙漠上。

寺庙和商旅客栈是一回事

玄奘离开长安后，在凉州（甘肃武威）逃脱了边防军的盘查，沿着瓜州（今安西）到伊吾（今哈密）的线路行走。玄奘行走在戈壁深处，热风卷地，沙土漫天，常有人马遗骨。玄奘喝水时不慎把皮囊里的水全部洒掉了，他依然坚持行走，四五天内滴水未进，最后昏倒在沙漠上。到了夜晚，一阵凉风把他吹醒，他在附近找到了水草，然后艰难地来到了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古城。高昌王是个佛教信徒，早就景仰玄奘法师的学识，便盛情邀请他留下来。玄奘谢绝了高昌王的挽留，继续前行。他的《大唐西域记》叙述了道途艰难：“从此东行，入大流沙，沙则流漫，聚散随风，人行无迹，遂多迷路，是以往来聚遗骸以记之。乏水草，多热风，风起则人畜昏迷，因此成病。时闻啸歌，或闻号哭，视闻之间，恍然不知所至……”

高昌王向玄奘赠送了财宝马匹和25名随行人员，还写信请求沿途各国王保护玄奘西行。玄奘一行自葱岭北部翻越终年积雪的凌山，在山中行走了7

从碎叶城向南走来，玄奘所遇到的不再只是东方脸孔。

日，随从人员冻死者达三分之一，然后前往碎叶城（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）。玄奘选取了这条路线，主要是寻求突厥人的保护。突厥人在6世纪中叶统治了从蒙古到阿姆河的广大绿洲地带，他们当时尚未皈依伊斯兰教。突厥王叶护可汗看到了高昌王的信，又给中亚各国王写信，并委派通解汉语和诸国语言者护送玄奘。

从碎叶城向南走来，玄奘所遇到的不再只是东方脸孔。一些深目鹰鼻的波斯商人、浓眉虬髯的胡人、蓝眼睛的传教士，不时与他擦肩而过。玄奘如何与“深目高鼻”的异邦人交往呢？由此至远，丝绸古道上的商人如何进行贸易呢？古代缺乏商业贸易的基础设施，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取得对方信任并不容易。在考察中，我们了解到古代寺庙也具有商队客栈的功能。商队客栈都与寺庙为伴。人在旅途中需要精神



丝绸古道上的突厥骑兵

寄托，有了精神寄托才能在寂寞中走得更远。

5月6日，我们在距离布哈拉50公里处考察了帕肯特（Paikent）商队客栈遗址。这个遗址的面积为长方形，四角有泥砖塔，正门朝北。房间大小不等，供不同身份的人居住。大房间中还有通铺，全部房间可以容纳一百人。靠近大门的房间有一泥炉，东墙上有一佛龕，过往的信佛商人或者游僧走到这里时都要在佛像前跪拜。三天后，我们在铁尔梅兹古代遗址旁边看到了一个更大的商队客栈，考古人员从法雅兹——泰珀（Faiyaz-tepe）遗址还发掘出了一座庙宇，里面有泥塑佛像，院落四周是僧房，墙角有净身池，庙宇右侧延伸出一个餐厅。这座佛教遗址旁边就是面积为550万平方米的铁尔梅兹（Tirmiz）古城。基本的架势还在，可以想象当年的喧闹。

这些寺庙和沿路的佛窟不仅是心灵的寄托场所，人生旅途的驿站，也是各国商队休息和交易的地方。通过丝绸之路，古代商人先后把摩尼教、拜火教、佛教、景教、伊斯兰教带到了中亚。寺庙也就成了信息的汇总地，一如中国明清时期遍布大江南北的会馆。人们来到这个地方，走进熟悉的庙宇就会有安全感。在共同的信仰面前，才能解读对方脸上的表情，语言不通也能产生信任感，并且容易达成某种默契。商业贸易也就具备了可操作性。

这一切使得庙宇有了世俗的一面。当商人成群结队出入寺庙时，商人的价值观也会掺和进宗教氛围中。小乘佛教时期，佛典基本是个人的精神独木舟，个人勤勉修行才能到达彼岸。到了大乘佛教时期，人们都可以“购买船票”，让和尚摇橹划桨，自己便可轻松到达彼岸。大乘教的佛典中也就出现了“七宝”概念，“七宝”是指金、银、琉璃、水晶、珊瑚、珍珠、玛瑙或琥珀。这些正是丝绸之路贸易上的热门货。商人们把这些贵重东西献给寺庙来表示虔诚，寺庙等于得到了一笔财富，后来和尚们真的不再像佛陀那样化缘传教了。我怀疑古代商人和寺庙和尚有过类似私下商业协定的串通，寺庙宣扬用“七宝”供奉佛祖可以让自已一帆风顺，这其实是在为珠宝商变相做广告。寺